

廣弘明集卷第四

高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十三

廢李老道法詔十四

通極論十五

捨事李老道法詔十三

梁高祖武皇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愆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馱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

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
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高四

二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
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
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
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
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
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捨邪入
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
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

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
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
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

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

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

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

高四

三

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

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

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

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曠而知迴道樹始於

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娘微滿

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
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
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
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
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
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
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
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
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
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
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
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
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
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真教伏願
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
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十四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
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籙
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
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高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
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
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拙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散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

高四

五

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

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

高四

六

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日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十五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

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
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
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
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
即染淨之門高四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
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
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
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入珍美何廢四時恒序
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淆隱顯之
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
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
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洹賤
憊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
狀如德冠天人纒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
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

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
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
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
依虛空以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
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
無我無邪允謙允敬貽後進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
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
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床異管寧之榻自
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爲每
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
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
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
踐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

流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
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
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
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
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
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
瓦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
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
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
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
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
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
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
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
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

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
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
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
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
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
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
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
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
地中三千旣殊於維高四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稽
嶺宗親藉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
動方行七步五淨高四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
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
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偃至如黑帝入夢之兆
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
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曾前

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迥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闈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

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廣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柰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十四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江湖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

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驅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

高四

十一

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跡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感頰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並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髮足可閑居且

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夔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龔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

高四

十二

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博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比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于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

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

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

高四

十三

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爲匹夫
憶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
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
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
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宇民瓊室玉臺之盛商
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
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
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
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

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
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盈
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
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
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
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僕
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
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
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
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論顯施則便
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
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
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
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

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圮毀未損金剛吾道
弘邃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
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不恥於細
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
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富品戒德之小大混

高四

十四

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
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
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
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駸蔑之語
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
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
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
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
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
屠之肆伊呂出廚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

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
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皂隸之難留宿草負
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
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
牖雖復才方周且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

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
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
知昨非子便航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
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鴈
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
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
寒溫之小才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
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唯聚落
輕微務納豈獨珠璣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

高四

十五

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舍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桶飛甍連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以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

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况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恪於飢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憊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

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
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
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
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
饕餮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
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
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
餘子但驚所未聞或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
可悟矣

公子曰先生雖高談白雪終類守株所論報
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濁薄淳
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
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
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
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響福遭墮若斯因果

高四

十七

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
萬事寥寥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
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
量也

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
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
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
聞播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
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
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
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
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
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
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
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

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宜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高四

十八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

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舍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烏殘自死班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向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

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齟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

高

十九

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鵠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

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屢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舍德不懼蜂螫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

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
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怨已爲喻亦
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
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鼯孔
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
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
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
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
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
玄石之瞑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
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
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
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
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
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

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
覺翳蝱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
切飢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
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
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
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蒐飛膽
喪五色無主旣如料虎復似見龍恍焉若狂
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愍物子何怖
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
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
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
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
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音釋

莞 古元切 小蒲也 燭 即暑切 娠 失人切 宸 隱

切 畫谷也 懌 羊益切 麴 麴切 驅 躬切 藥 魚

屏風也 懌 悅也 麴 麴切 驅 躬切 藥 魚

胸 其俱切 胸 也 踏 駁切 尹 乘切 駁 北角

繫 陟立切 鑣 悲橋切 榆 符云切 榆 粉

才 契音薛 與 赭 章也 負 兄詠切 惇 都昆

也 兼 葭音兼 葭 音屬 駸 駿子紅切 葭 人名

也 桷 古岳切 莞 眉耕切 餐 餐吐切 貪 財

也 鯨 古還切 鰥 無棟也 餐 餐吐切 貪 財

醉 甚切 醕 醕也 醕 醕也 醕 醕也 醕 醕也